

# 江峰時刻 奧運會的盛事與醜事

文 | 江峰

【責任編輯安康】歷史像水一般流淌。歷史上的今天，講述歷史真相，道出生命冷暖。

朋友們好，我是江峰。

今天，咱們說說體育，說說體育界最大的賽事，奧運會。

說起奧運會，我們得先說說古希臘。說到古希臘，總有幾個人名和地名您聽著耳熟：亞里斯多德、柏拉圖、斯巴達、雅典，還有愛琴海。古希臘是多個城邦國家構成的，像雅典這樣發展成熟的城邦，是讓自由公民不具約束地表達意志的自治社會，體現著早期的民主形式。同時，儘管理性思想不斷發展，並不等於宗教不行了，不論是農民或領袖，仍然對神明十分虔誠。宗教神話的傳統從未在希臘消失，它與希臘的理性主義共存。

奧林匹亞，是希臘諸神的神聖之地。西元前780年左右，斯巴達王叫做萊庫古的，和另外幾個國家的國王訂立盟約，說“咱們哪，能不能不要什麼事兒一吵起來都動刀動槍，誰厲害，咱們比一下肌肉就可以了，要不跟我們的祖先一樣，搞個運動會？”人說了不算哪，他們就一起到神廟去聆聽神的旨意。結果看來神比較同意這種做法，這幾個國王獲得了神諭，於是第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拉開了帷幕。在正式比賽之前，奧林匹亞必需舉行一個盛大的祭祀活動，由各城邦選派三名純希臘血統的使者，在赫拉神殿前進行宗教儀式，點燃聖火。

比賽開始了，第一項賽事，是200碼使勁兒跑；第二項賽事，200碼玩兒命跑。對了，最早的奧運會只有一項比賽，就是跑步。所以今天您看到的奧運會比賽專案裡，就那個200米賽，是最正宗的。

奧運會上，誰當了冠軍是要戴橄欖枝環，為什麼要用橄欖枝呢？他來自希臘神話中，當時爭雅典城市的所有權。誰爭呢？當時雅典娜與波塞冬爭奪這座城市。波塞冬的武器是三叉戟，就是那個跑車



瑪莎拉蒂的標誌，把那個三叉戟又在雅典衛城上以示主權，用神通，讓城裡的一口井噴出海水。波塞冬說：“你看我多有力量！”雅典娜怎麼應對呢？她安靜的在井旁種了一棵橄欖樹。後來眾神在法殿裁定：雅典娜更有權獲得雅典。為什麼呀？主權不是要炫耀主人是多麼的強權，而是要展現你的友好，你擁有的權力是讓天下蒼生生活得踏實自在，不是活得恐懼。所以雅典娜贏了比賽，橄欖枝也成了榮譽和某個領域所有權的象徵物。

古時候奉奧運會為神聖的宗教盛典，體育競技來獻祭神靈，既莊嚴又滲透著娛樂的精神。現在奧運會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，就是裁判員、運動員要宣誓，過去是要裁判帶領參賽選手至神壇前祈禱宣誓，必須做公正比賽和公平裁判，現在不設神壇了，但是人在跑，天在看，比賽不能欺心，這個宣誓的實質還是留下來了。

奧運會發源於古希臘。因為那裡的文化，尊重個人的偉大、重視人的精神力量、重視人的價值與幸福、賦予成就與成功以重要的道德價值。古希臘時代是個崇尚英雄、並產生了英雄的時代。與雅典神廟、民主體制相契合，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，全方位地呈現了那個英雄時代。後來，古羅馬皇帝把古代奧運會給喊停了。為什麼呢？很簡單，古羅馬皇帝作為征服者，征服者不允許被征服者有更高的智慧和神文化傳承。

時間來到了十九世紀。一個法國人幫著把奧林匹克恢復了，他就是皮埃爾·顧拜旦男爵 Pierre de Coubertin，顧拜旦出生在巴黎的一個天主教貴族家庭。從小喜歡擊劍、划船、騎馬，對古希臘文化也很著迷。1890年，顧拜旦訪問了古代奧林匹克運動的發源地，希臘奧林匹亞山。站在古代遺址和神廟前，顧拜旦深深地察覺到了自己的重要使命，那就是恢復奧林匹克運動會，讓和平的競賽、對神的崇敬重回人間。回到法國以後，使命感在身的顧拜旦就四處遊說，後來他成功了，在1896年4月4日，歷史上的今天，第一屆現代奧運會在希臘雅典舉行。可是除了和平的競賽和對神的崇敬之外，奧運會也被極權者利用作為展示自己成就的平臺。最典型的就是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，希特勒用來展示德國偉大的成就，用溫情來掩飾擴張的野心，當時他請最有才華的電影導演利芬斯塔爾，打造黑色的德意志的聖殿，為納粹進行了國際宣傳包裝。當時戈培爾重複一千遍的神話就是：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種族。可是無論是神殿還是神話，都被一個非洲裔的美國人，一個黑人給輕輕推翻了，他就是傑西·歐文斯。

男子100米、200米、跳遠和四成人100米接力4枚金牌，您要是熟悉體育，一定知道，這4塊兒金牌，是奧運比賽中含含金量最高的。傑西·歐文斯

一個人將4枚金牌全都收入囊中。這一輝煌的成績直到1984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才被同樣是黑人的美國運動員卡爾·路易斯追平。當全場觀眾都起立向歐文斯歡呼的時候，希特勒受不了了，用他的標準奧地利口音的德語說：這咋整的呀？金牌他一個人捲走了，唉媽呀，這他也太

黑了！

其實希特勒只是輸掉了歐文斯的4個項目，他是最大的贏家。全世界除了幾個不識時務的批評家以外，誰都在誇希特勒那。都認為德國在和平崛起，都認為德國是一個有創造力的、有效率的社會。3年後，德國閃電襲擊波蘭，把人類拖入帶來無窮苦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。

1988年奧運會在漢城舉行，而1987年就在韓國民主抗爭白熱化的時刻。當時國際奧會向韓國政府下了最後通牒：“如果動亂繼續擴大而無法收拾，將取消韓國的奧運主辦權。”這下好，當時的韓國政府為了政權不被摧垮，不被國際社會拋棄，不得不順應民意，作出歷史性的抉擇。當時的總統候選人盧泰愚通過電視，向國民發表了採納直接總統選舉制等8點民主化宣言，漢城奧運會讓韓國獨裁者不得不鬆開鎖鏈，促成了專制向民主的轉型。

2001年，當國際奧會決定把2008奧運會舉辦權交給中國的時候，漢城奧運會的影像就像老式電影膠片一樣，咯咯咯的，在來自加拿大的奧會成員狄克·龐德的心裡播放著：“唉呀，中國也會像漢城奧運會那樣變變了”。他們期望著這屆奧運會給中國帶去政治變革。

當時的國家體委主任袁偉民，在慶賀北京獲得主辦權的時候說，中國在改善人權問題上，正朝著正確的方向邁進。善良的

人們可能已經忘記了同一個袁偉民，就在10年前，批准體育場館作為司法系統舉行公審大會的場地。

當西方面對08年中共鎮壓西藏抗議，雪山獅子旗在全球抗議奧運火炬傳遞的時候，國際奧會沒有像漢城那次一樣發聲；當中共為了轉移08年汶川地震，人們對於校舍坍塌的憤怒，組織海外統戰團體每天每人50美元兩個盒飯，去上街攻擊法輪功，向靜坐紐約法拉盛街頭的修煉者臉上吐唾沫的時候，那個時候，美國的媒體安靜的出奇。當張藝謀打造輝煌的奧運開幕式的時候，人們想起了納粹的利芬斯塔爾，只不過滿場黑色的幽靈演變成了全球紅色的惡夢。

11年過去了，漢城奧運的民主老膠片始終沒有在中國的土地上放映。假唱、假跑、興奮劑，卻在國家榮譽的陰影中滋生。2017年，76歲的原中國國家隊隊醫薛蔭嫻從中國逃到德國，她帶出了68本日記，向媒體揭露了中國體育界的黑幕，向國際奧會提交了證據。中國從80年代開始，數以萬計的中國運動員系統性地使用違禁藥物來提高成績。官員告訴運動員，說：“這是特殊營養藥，必須吃。不吃？走人。”薛蔭嫻因為拒絕執行官員下達強逼運動員使用興奮劑的指令，並揭發當局大規模使用興奮劑醜聞而遭迫害，兒子也受到株連。

圍繞這個奧運盛事，有多少醜事？當奧運火炬在奧林匹亞的神殿前點燃時，還有多少人記得這是一場祭祀神靈的表演？

歷史上的今天，現代奧運會，我們都一樣，期盼著民族騰飛，但她必須先掙脫翅膀上的枷鎖。

附注：如果讀者朋友想看江峰時刻的視頻和其它江峰先生的欄目，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<http://youtube.com/channel/UCa6ERCdt32ar89w>，點擊訂閱，不要忘記再點擊右邊的小鈴鐺呦，這樣您就會每天收到江峰的免費視頻，每天都會更新呦 ◊

# 廣告區